



我上山时，晨雾缭绕，岳麓山的绿意浓淡氤氲。石阶温润如玉，缝隙里的青苔像特意镶嵌上的，古朴与鲜嫩相搭，给人一种很舒服的反差萌。风声簌簌，似琅琅书声。抬头看时，一道玄色山门便在眼前了。烫金匾额立于门楣之上，四字横陈：“岳麓书院”。宋真宗以唐楷为骨架，法度森严，端庄规整；笔势却微融行意，丰腴饱满，婉转动荡，恰恰暗合书院内刚外圆的气质。

天色黛绿，院墙灰白，覆瓦青黄。此时，晨光将六色晕染开来，像一幅千年流韵的水彩画。而里面的一枝一叶、一砖一瓦，都仿佛跳动的字符，以致画中有字，字中有画，既是图画，也是文章。

立于山门，我禁不住感叹古人的选址智慧。书院掩于山麓，又不远离尘俗。既得林泉雅趣，陶冶性情，又观人间百态，经世致用。这，大概便是书院的初心了：以出世之性灵，行入世之艰危。

岳麓书院：抒写天地大文章

□谢宗玉

岳麓书院的源头，藏在五代十国的动荡中。

当盛唐繁华碎于一地，乱世枭雄趁机崛起，一个叫马殷的木匠以将军的身份，从北方的战火中浴血南下，在湖南创建马楚政权，湖湘因而稍得安宁。但他刚一去世，他的儿子们就上演了“五驹争槽”的戏码，湖湘再度陷入混乱之中。暗昧人性如野草疯长，以致“风化陵夷，习俗暴恶”。面对一退再退的世俗道德，麓山寺禅师竟是无可奈何。禅宗“教外别传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”，听着玄乎，现在他们却发现，师徒间的口传心授，完全无法应付人性与秩序的大崩溃，未了竟然“思见儒者之道”，于是结庐山中，收纳流亡学子，教之仁义礼智，想用儒家经典来影响湖湘的世道人心。

谁能想到，禅师们的善举，竟开启了一段千年文脉，在黑暗乱点亮希望之灯。北宋开宝九年(976年)，宋太宗继位后，朝廷大力推行崇文政策，民间书院由此遍地开花。潭州太守朱洞一日游山，看了麓山寺僧人的办学之地，大喜过望，便要求“版图入职方”，恳请僧人割爱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。然后一番修葺，共得五间讲堂，五十二间斋舍，再四周围一，岳麓书院便正式创立了。

周式是岳麓书院有史记载的第一位山长。这位学行兼善的教育家，上任伊始，就给书院定下基调：不慕名利，潜心向学。北宋大中祥符八年(1015年)，因办学成果显著，宋真宗召见了周式，并邀他加入国子监。这是多少人都不求来的荣华，然而周式甘于寂寞，不求闻达，婉拒了帝王的好意，只说临行前自己答应过书院学子，一定会回去的。宋真宗佩服他的人品，不仅赐给了他衣鞍马和大量书籍，还允允周式的请求，亲自为书院题写匾额。书院声名响彻长江中游地区，无数学子慕名而来，在校师生竟高达数百名，书院一跃成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。

二

周式过后百余年，张栻给这方天地注入了新的灵魂。

这位湖湘学派的奠基人，在重建的岳麓书院只是转了一圈，就发现了弊端之所在。当时来这里求学的年轻人，很多都是冲着功名来的，说穿了就是为了科举而读书。死记硬背成了他们的日常功课，另外还总想着要写出一手文辞精美、花团锦簇的制式文章。

30多岁的张栻，作为帝国年轻知识分子的代表，当时既主掌城南书院，又主教岳麓书院。他不希望两院成为“禄蠹”的制造地，所以借刘珙请他写《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》之机，表明了自己的治学观点：“岂将使子群居族谭，但为决科利禄计乎？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？盖欲成就人才，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。”自此，两所书院有了清晰的办学宗旨：不羨浮辞丽句，要写天地文章，是谓传道；不慕个人功名，要担家国责任，是谓济民。

宰相之子，又常出入朝廷，还是湖湘大儒胡宏的得意门生，张栻的号召力极强，几乎成了年轻一代的读书风向标。如今他又亲自登台，讲儒家理想与民生疾苦的关联，讲儒学革新与经世致用的意义。他慷慨陈词，大声告诫学子，读书不是为了升官发财，而是为了“康济时艰”“以仁致用”。他不用“功名利

禄”助长学子的求学欲望，而是拿“立心天地”激发学子的拼搏豪情。

借岳麓书院重建之名，潭州知州刘珙组织了闻名朝野的“朱张会讲”。南宋乾道三年(1167年)，张栻赴株洲，迎接从福建千里迢迢而来的朱熹，两人在岳麓书院展开了一场持续三天的大辩论。他们先是援引周敦颐的“太极说”，将伦理道德纳入宇宙本源观，为人们的日常道德行为找到了至高无上的依据，然后用“中和说”解释什么才是儒家所倡导的完美品性与圆融手段，接着用“已发未发说”与“功夫论”，将儒生的修心养性固定化、步骤化、仪式化、常态化，这样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周而复始，朝着“仁”之一字不断进发，以期破“天理不变”的教条，主张在实际事物中探求真理；提出“行高于知”，赞同“人欲亦天理”，直言“天下非一姓之私”，倡导“理在气中”“天下惟器”“道随器变”等唯物主义辩证观，将实事求是，经世致用，敢为人先等理论升华为后世湖湘精神的思想宝库。

曾国藩则是岳麓书院另一著名学子。他不顾个人荣誉创办湘军，平定太平天国，只为“澄清天下”，让儒学免于异教侵害。他还大兴洋务运动，创建江南制造总局、安庆军械所，师夷长技以制夷，要让中国摆脱落后挨打困局。“倚天照海花无数，流水高山心自知”，曾国藩的这句诗，道尽了湖湘文人的胸襟与抱负。他们不以丽词佳句为务，而是要写关乎社会民生的大文章，用军政行动来践行湖湘精神，给湖湘文化“强身健肌、炼筋淬骨”。

“身无半亩，心忧天下”的左宗棠，先在城南书院读书，后入岳麓书院湘水校经堂。在读期间，七次段考，皆列第一。这位岳麓高才生后来用收复新疆的不朽功勋，将湖湘精神提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，为后世湖湘健儿在汹涌的革命浪潮中，埋下了行高蹈远、勇猛精进伏笔。

在书院长廊，我慢慢踱着步，先贤的画像，一一走过眼前。他们或目光深邃，或眉宇辽阔；或面容坚毅，或神情豪迈，每个人都显露着对家国天下的担当与襟怀。正是这些天骄式人物一辈子对崇高理想的践行，湖湘意象的阴霾才逐渐吹散，湖湘精神的晴空才格外高远，湖南也从一个文化长期落后的省份，一跃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高地。

在书院讲堂，一群学子正津津有味地听着老师对“经世致用”的诠释，眼神中满是对传统文化的渴求。我不禁粲然一笑，想起了千年前的朱张会讲，百年前的毛蔡对话。我想，只要弦歌不辍，文脉不断，再过若干年回头来看，这些年轻的身影中，未必没有传说般的存在。此时正值放学时光，学子们三三两两，或于赫曦台上高谈阔论，或于门柱前品读长短短联，或于藏书阁中查阅线装典籍。我从旁边路过，漫不经心地打量，发现他们儒雅中透着坚毅，虽稚气未脱，却豪情满怀；虽少不经事，却务实沉稳，隐隐竟透着古代先贤们的风骨与气质。

或许正是岳麓书院的魅力之所在吧？直至今日，它都不是一座静止僵化的建筑遗存，而是一部流动鲜活的文化史诗；不是一间关门大吉的古代学堂，而是一个永远开放的精神乐园。

化、贬谪文化、隐逸文化和禅意文化混合在一起的湖湘文化。从一开始，它就充斥了太多消极因素。北宋画家宋迪用“潇湘八景”将这系列文化浓缩成“湖湘意象”。

说是风景，其实却是流寓文人的情绪“图腾”。从日夜交替的时辰选择来看，是孤独失意的情绪宣泄；从雁落帆归的主题景物来看，是思乡怀远的幽情表达；从晴岚雨雪的天气变幻来看，是人生无常、任意风雨的空灵哲思；从平远山水的构图来看，是冲淡平和、隐逸逍遥的禅意心境。

说到底，湖湘意象就是一种由流寓文人形成的凄清、深幽的审美旨趣。久而久之，湖湘士子自然会受这种审美的影响。长期浸淫在这种自怨自艾的文化中，湖湘学人变得愈发纤柔脆弱、不思进取。

盛唐湖南，经济落后，文化无彩，人丁凋敝，连一个上州都没有。大唐六千进士，湖南仅二十余位。即便中了进士，多是在官场稍作停留，便打道返乡归隐了。能凭功业进入史书的湘人，北宋之前少得可怜。

朱张会讲与岳麓书声，像一场润物细无声的春雨，悄悄润发了湖湘士子心中的理学之种，给低迷沉郁的湖湘文化注入了刚猛强健的基因。张栻、朱熹等人批评空谈，主张“知行互发，明体达用”，强调“理欲之辨”“义利之辨”。这种务实、理性的思想，既冲击了南宋“抗汗不辨”、醉生梦死的奢靡之风，也与湖湘文化中的消极柔弱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湖湘儒官仕子的精气神为之一振，南宋末年元军铁蹄便是湖湘品性的试金石。元军围城三月，除夕夜破潭州城。潭州参谋尹谷率全家自焚。守城主官李芾祭奠完后，命部将沈忠杀死自己全家。沈忠泣血成全李芾忠义，又杀尽自己家人，然后一剑横颈，溅血殉国。安抚使参议杨霆跳水自尽，妻妾随之赴死。岳麓学子战死者十之八九，存者亦多慷慨赴死。百姓“多举家自尽，城无虚井，缙林木者累累相比”。元军锋利的弯刀，能攻破城门，却不能折服湘人的钢铁意志。

明末清初，书院学子王夫之继承了这种钢铁意志。他深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，明朝衰颓时，他投笔从戎，反清匡明；明朝覆灭后，他化剑为笔，隐居衡阳“湘西草堂”，写下了八百万字皇皇巨著，反思华夏历史，探求儒家治国得失，不曾留半分光阴助长内心那些负面情绪。

“六经责我开生面”，这是上天赋予王夫之的责任感。他不迷信古人权威，敢于对传统亮剑，强调“即事穷理”，打破“天理不变”的教条，主张在实际事物中探求真理；提出“行高于知”，赞同“人欲亦天理”，直言“天下非一姓之私”，倡导“理在气中”“天下惟器”“道随器变”等唯物主义辩证观，将实事求是，经世致用，敢为人先等理论升华为后世湖湘精神的思想宝库。

曾国藩则是岳麓书院另一著名学子。他不顾个人荣誉创办湘军，平定太平天国，只为“澄清天下”，让儒学免于异教侵害。他还大兴洋务运动，创建江南制造总局、安庆军械所，师夷长技以制夷，要让中国摆脱落后挨打困局。“倚天照海花无数，流水高山心自知”，曾国藩的这句诗，道尽了湖湘文人的胸襟与抱负。他们不以丽词佳句为务，而是要写关乎社会民生的大文章，用军政行动来践行湖湘精神，给湖湘文化“强身健肌、炼筋淬骨”。

“身无半亩，心忧天下”的左宗棠，先在城南书院读书，后入岳麓书院湘水校经堂。在读期间，七次段考，皆列第一。这位岳麓高才生后来用收复新疆的不朽功勋，将湖湘精神提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，为后世湖湘健儿在汹涌的革命浪潮中，埋下了行高蹈远、勇猛精进伏笔。

在书院长廊，我慢慢踱着步，先贤的画像，一一走过眼前。他们或目光深邃，或眉宇辽阔；或面容坚毅，或神情豪迈，每个人都显露着对家国天下的担当与襟怀。正是这些天骄式人物一辈子对崇高理想的践行，湖湘意象的阴霾才逐渐吹散，湖湘精神的晴空才格外高远，湖南也从一个文化长期落后的省份，一跃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高地。

在书院讲堂，一群学子正津津有味地听着老师对“经世致用”的诠释，眼神中满是对传统文化的渴求。我不禁粲然一笑，想起了千年前的朱张会讲，百年前的毛蔡对话。我想，只要弦歌不辍，文脉不断，再过若干年回头来看，这些年轻的身影中，未必没有传说般的存在。此时正值放学时光，学子们三三两两，或于赫曦台上高谈阔论，或于门柱前品读长短短联，或于藏书阁中查阅线装典籍。我从旁边路过，漫不经心地打量，发现他们儒雅中透着坚毅，虽稚气未脱，却豪情满怀；虽少不经事，却务实沉稳，隐隐竟透着古代先贤们的风骨与气质。



▲岳麓书院的春夏秋冬



岳麓书院中“实事求是”的匾额

岳麓书院正门

浏阳人谭嗣同虽长期生活在北方，但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，对王夫之的思想钻研尤深。1880年，他还在岳麓书院有过短暂的求学经历。目睹国家积贫积弱的窘状，他积极投身维新变法，希望通过制度改良，重振中华雄风。变法失败后，他本有机会逃走，却坚忍选择留下。他对朋友说：“各国变法，无不从流血而成，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，此国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，请自嗣同始！”他的绝笔诗更让人肃然起敬：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。”这不仅是他个人气节的淋漓体现，更是湖湘精神的至高表达。这种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勇气与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的豪情，也是岳麓书院千年文脉得以延续的根本原因。

毛泽东与岳麓书院同样有着深厚缘分。1917年至1919年，他曾两度寓居于此，与志同道合的年轻学子一起纵览天下局势。湖南公立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的校长宾步程在岳麓书院题写的“实事求是”匾额对他影响很深。每天清晨，他推窗而望，就可读到这四个字。当时匾额上的“实事求是”指的“实事求是之学”或“格致之学”。宾步程留欧八年，回来后就想在湖湘大地掀起一场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热潮，他崇尚的是“术”。毛泽东却从这四字中，梳理出了传统思想体系与岳麓教育理念一脉相承的“道”。后来在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中，他对“实事求是”作出了精准、科学、全面的阐释，“实事求是”原则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。

在此期间，毛泽东与蔡和森等进步青年一起，在岳麓山麓“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”；在湘江“中流击水，浪遏飞舟”。他将“实事求是”作为行动指南，假期游学湘东偏远农村，调查农民的贫困状态，研判农民的疾苦成因，为后来提出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的革命理论做足了田野调查功夫，提供了扎实依据。

“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？”橘子洲头的追问，答案就在岳麓书院的千年文脉里。正是书院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心怀天下、敢为人先的仁人志士，用思想

和行动改变了湘人的精神意志，刺痛了国人萎靡不振、麻木不仁的神经，这才有“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”的奋发有为的美好局面。中国从此一改贫弱落后、任人宰割的命运，像一头睡醒的雄狮，屹立于世界东方。

可以说，湖南悠久的历史，从岳麓书院创建开始发生了巨大转变。深厚的革命文化，多半脱胎于岳麓书院积极倡导的湖湘精神。活跃的现代文化，也与湖湘文化“敢为人先”“耐得烦、霸得蛮”等诸多元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。今天的岳麓书院，作为湖南大学人文社科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依然在践行“成就人才，传道济民”的光荣使命。

在书院讲堂，一群学子正津津有味地听着老师对“经世致用”的诠释，眼神中满是对传统文化的渴求。我不禁粲然一笑，想起了千年前的朱张会讲，百年前的毛蔡对话。我想，只要弦歌不辍，文脉不断，再过若干年回头来看，这些年轻的身影中，未必没有传说般的存在。此时正值放学时光，学子们三三两两，或于赫曦台上高谈阔论，或于门柱前品读长短短联，或于藏书阁中查阅线装典籍。我从旁边路过，漫不经心地打量，发现他们儒雅中透着坚毅，虽稚气未脱，却豪情满怀；虽少不经事，却务实沉稳，隐隐竟透着古代先贤们的风骨与气质。

或许正是岳麓书院的魅力之所在吧？直至今日，它都不是一座静止僵化的建筑遗存，而是一部流动鲜活的文化史诗；不是一间关门大吉的古代学堂，而是一个永远开放的精神乐园。

不知不觉间，山中赏阅又是一天。夕阳西下时，我又转到了岳麓书院的山门前。此时余晖将大门的玄色镀成暗红，门楣匾额四字愈发熠熠生辉，让抬头凝视的游客，不由得眯了眯眼睛。千年时光仿佛在这时停顿了一半，又轻盈地流淌起来。

从五代禅师筑庐讲经，到北宋文臣建院扩招；从朱张会讲掀起思想飓风，

到船山著书弹奏华夏浩歌；从中兴名臣挽狂澜于既倒，到革命先烈救大众于水火……岳麓书院经历了太多浩劫，也留下了太多传奇。它沧桑如睿智老者，见证了中华的荣辱兴衰，又蓬勃如活力青年，始终勇立于时代的风口浪尖。

在一篇文章中，我曾认为，好的散文既要有思想光芒，又要有悲悯情怀。岳麓书院恰恰两者兼备。它的思想光芒，体现在“经世致用”“敢为人先”的精神内核里；它的悲悯情怀，体现在“为天地立心、为生民立命”的宏大叙事中。书院的历史，就是一篇轰轰烈烈的大写文章。

如今，岳麓书院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。它既是旅游景点，又是文化地标；既是教育机构，又是精神象征。每年，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游客，既想领略它钟灵毓秀的胜景，释放工作压力，又想感受它千年文脉的魅力，给疲惫的心灵打气充能。

离开书院时，天幕渐灰渐黑。长沙华灯初上，璀璨夺目。隔江望去，像一座巨大的水晶城堡。湘水流光溢彩，仿佛在画卷这方天地变幻千年的神秘油画，时光不停，彩笔不止。既然如此，岳麓书院的天地文章，肯定还没到完结时分。眼前的以及未来的每一位学子或游客，只要沾染它的一丝精神，就都可能成为它续写的篇章。

弦歌不辍，薪火相传；精神永恒不变，使命与时俱进。信息时代，千年文脉必会搭上科技伦理的叙事，激发出新的活力；湖湘文化必将借助数字观念的革新，焕发出新的光彩。挥毫正得潇湘助，中华民族必将在世界舞台写出更加灿烂辉煌的华章！

